#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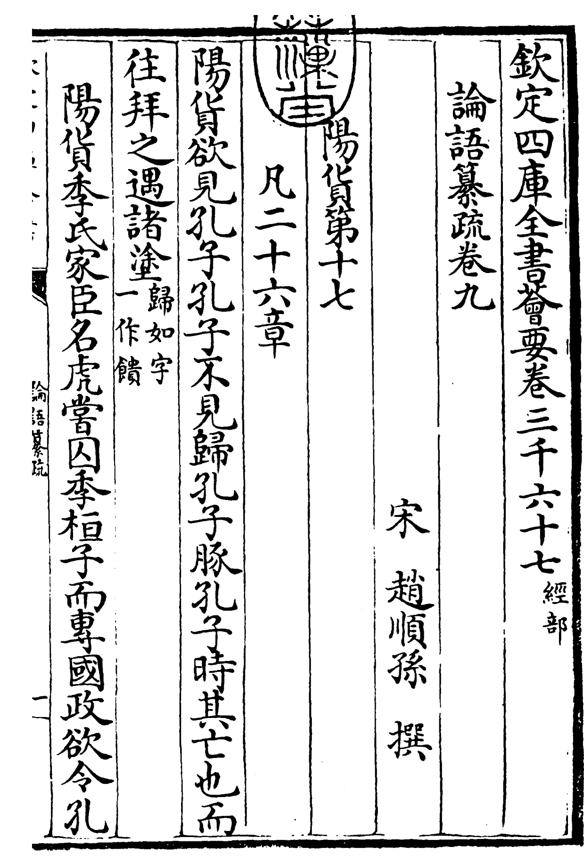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纂疏卷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纂疏卷九

宋 趙順孫 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

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瞯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

孔子而諷使速仕黄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集註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

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輔氏曰觀其懷寳失時之説有敬愛聖人之心則知其為善意觀其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及見孔子而諷使速仕之説則知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也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語録曰問陽貨之瞯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瞯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以瞯亡來我以瞯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輔氏曰禮無不答亦無不稱貨雖假禮夫子自行禮以答之也欲其往拜也必時其亡而往焉則又時措之求其稱也○又曰聖人

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固不可執其一節而論也必周旋反覆而觀之然後為盡愚亦謂不自往見者義也時其亡而往拜者禮也不終絶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備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語録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温氣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輔氏曰道外無身者身乃道之所會也身外無道者道乃身之所出也身詘則道詘矣若曰詘身以信道則是離身與道為二物矣此雄

之所以黽勉於莽

賢之間而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曰然

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語錄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又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又曰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又曰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愚謂此所謂性固不可即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故集註下一兼字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或問習之相遠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

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語錄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又曰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指乎理而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謂之同謂之一則言已贅矣又何相近之可言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語録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昬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

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録曰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説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説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夫子説底只如此程子却又推其説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又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説道没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彊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又曰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程子所謂雖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輔氏曰此必一時之言但録之者以其兩意故

著二子曰字以分其章然兩章既相承則亦不害其為一時之言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黄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葢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黃氏曰上撫乎下下順乎上此道之當然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

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無以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邪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輔氏曰詳味集註章末之說則於其辭氣抑揚之間真得聖人寛廣樂易之氣象學者所宜深加玩索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語録曰此是古註説○又曰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弗擾既為季氏臣便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也葢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

馬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恵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恵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黄氏曰心主於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徳常存以五者而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輔氏曰五者皆吾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葢

恭則仁之著也寛則仁之量也信則仁之實也敏則仁之力也惠則仁之澤也故能行是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胡氏曰心主於五者則本心不失故曰心存以是五者施之事則揆之於理而合故曰理得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輔氏曰行是五者則固心存而理得矣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又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舉矣

五者之目葢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氏曰仁道無所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疑其不足於恭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疑其不足於寛也問行而告以忠信則疑其不足於信也

問政而告之以無倦則疑其不足於敏也以至於色取仁而行違則疑其不足於惠也五者咸備則在子張為仁矣○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

**任倚仗也**

語錄曰任是堪倚靠○又曰任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

**又言其效如此**

黄氏曰通指恭則不侮以下五句而言也○輔氏曰恭則無不敬故能不侮於人寛則無不容故能得於人信則誠實於已而人知所倚仗敏則專力於事而功無不成惠則有以浹洽於人心故人皆易使此皆以其效言也○胡氏曰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徧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益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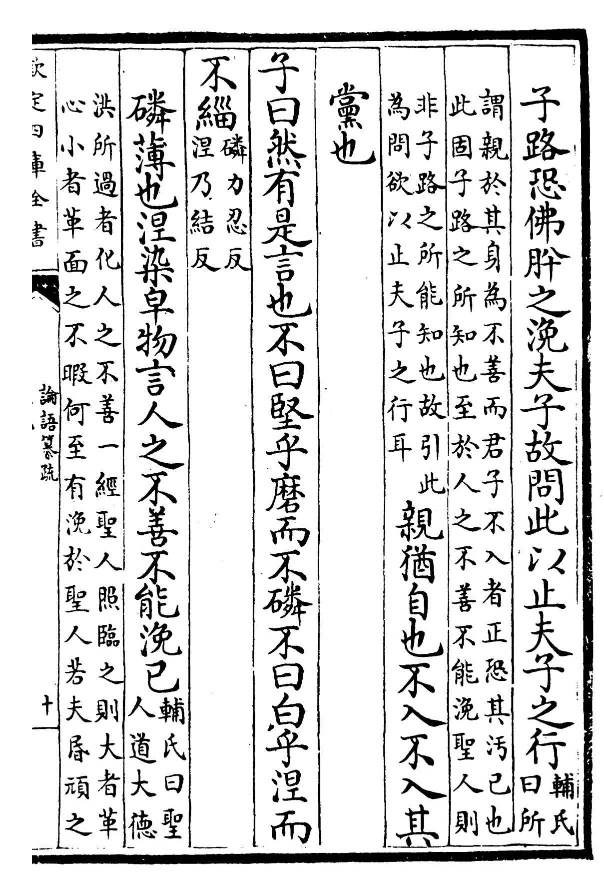
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寛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氏曰謂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輔氏曰李氏於文體亦可謂密者此必記者有工拙之不相同也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汚己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忍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輔氏曰聖人道大德洪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

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黄氏曰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

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輔氏曰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謹守體道之大權則學者所當致知而未可遽行也至於論聖人之仁智則又因程子之說而發明之生物之仁天地之心無所擇也知人之知聖人之事有所別也二者並行

而不相悖焉夫弗擾佛肸之召夫子欲往者無不可也不絕人之仁也然而終不往者無可也明庶物之知也自聖人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黄氏曰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孟子言詖辭知其所蔽詖者跛躄之類謂倚於一偏也所以倚於一偏者見彼一偏而不見此一偏是有所遮蔽也○輔氏曰其所以遮掩者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也○胡氏曰亦猶為物所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黄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夫理者何也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

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篤好之不復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輔氏曰六言謂仁知信直勇剛之六言也是六者皆人之美德苟能學以明之則存於中者固有夫本然之理而發於外者固有夫當然之則矣人之好之是秉彝之良心也然徒好之而不知學以明其本然之理則隨其意之所向而各有所蔽是以其發也皆失其當然之則而又陷於惡焉故好仁不好學則蔽於愛而為可陷可罔之愚好知不好學則蔽於通而為窮高極廣而不知止之蕩好信不好學則蔽於固守而賊害於物好直不好學則蔽於徑行而訐人之私好勇不好學則蔽於敢為而或至於作亂好剛不好學則蔽於不屈而或至於為狂是以君子惟學之為貴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輔氏

曰人若固執必信而不知學則必至害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唯有剛有柔而已勇則剛之發出者也狂躁率也輔氏曰此狂字與狂猖之狂又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得好子路勇於為善且嘗有何必讀書之說則其失在於未能學以明善也宜矣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子路氣質之偏故夫子特告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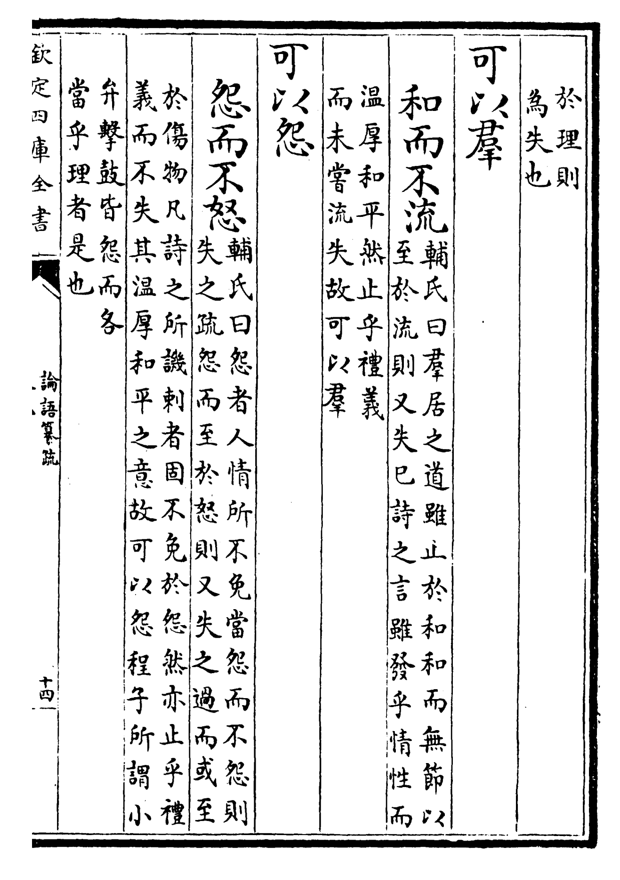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語録曰須是反復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可以感人之志意志謂心之所之意謂心之發動處也

可以觀

考見得失黄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此以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輔氏曰詩所以形四方之風言天下之事有古今治亂之變人情物理之微故可以觀所謂考見得失者合於理則為得悖




於理則為失也

可以羣

和而不流 輔氏曰羣居之道雖止於和和而無節以至於流則又失巳詩之言雖發乎情性而温厚和平然止乎禮義而未嘗流失故可以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輔氏曰怨者人情所不免當怨而不怨則失之䟽怨而至於怒則又失之過而或至於傷物凡詩之所譏刺者固不免於怨然亦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温厚和平之意故可以怨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輔氏曰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詩固備矣五者之中君臣父子又其重者故特舉而言之其曰邇曰遠則所包者闊矣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學詩者其可以不盡心於此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

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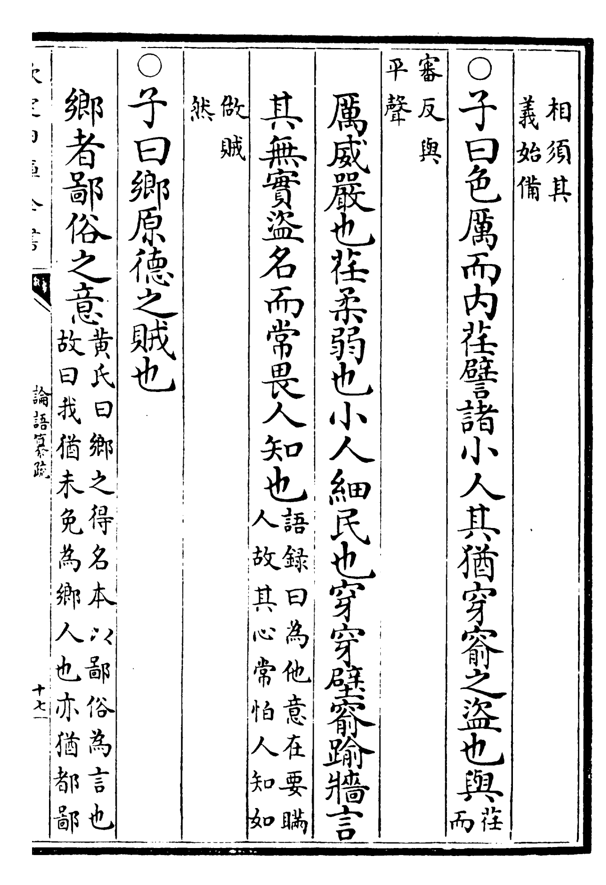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蓋詩之正風也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者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如此則其修身

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語錄曰問若不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鍾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

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為禮鐘鼓為樂○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葢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

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集註之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集註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之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蓋不特見於玉帛鍾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而已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體會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也○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然學者紀録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其近且粗者極言之非真所謂禮樂也然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也○愚謂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



相須其義始備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錄曰為他意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黃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鄙

之稱鄙之為言美矣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之類歟

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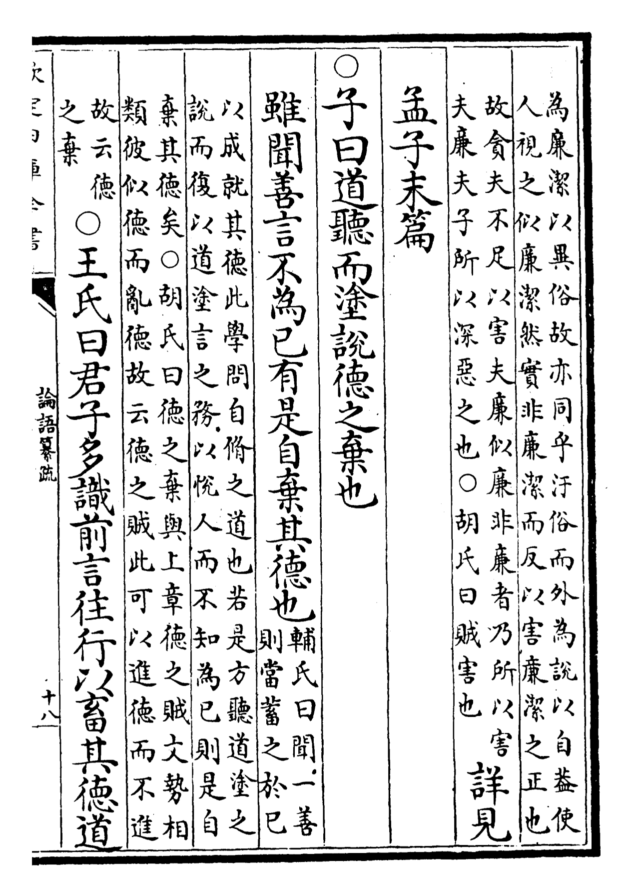
輔氏曰原若如字讀則無義故依荀子讀作愿愿有謹信之意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葢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黄氏曰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繆而稱之以為愿也○輔氏曰其同流合汙不敢少異於人而又居之似忠信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也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

黄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理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




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而外為說以自葢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夫子所以深惡之也○胡氏曰賊害也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輔氏曰聞一善則當蓄之於己以成就其德此學問自脩之道也若是方聽道塗之說而復以道塗言之務以悅人而不知為己則是自棄其德矣○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

聽塗說則棄之矣輔氏曰王氏引大畜之象以解此甚為的當但於道聽塗說少分別耳其意似以四字為一意只是輕聽易說而已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昬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葢如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語急而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底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輔氏曰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

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了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它無所志故得失之為患至於如此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常平和則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

失之偏則亦為疾矣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輔氏曰古今氣數固有箇大盛衰而一代一世又各自有小盛衰此之所言葢兼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語録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

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愚謂論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陳氏曰朱是南方正火色赤紫是北方間水剋火赤黑色似朱而非朱

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輔氏曰利口之可惡雖堯舜之聖猶自長之凡

天地之間是非賢不肖一切變亂而移易之且其持之有故其言若有理人君一或信之則其危亡益有不覺其然而然者自古以來國家之傾敗皆可覆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賛天地之一端也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而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輔氏曰觀子貢之說則可

見矣然此語必須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又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則言其體也精義則言其用也靜而涵動動不離靜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故謂之精義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謂聖人之言也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

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顔子則便黙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隠之意相發學者詳之輔氏曰前篇所謂吾無隠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未及夫隠之事實也今舉四時行百物生則夫無隠與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益更明白○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隠之意相發盖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隠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静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

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胡氏曰禮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卻之如此其峻者然其所以得罪之事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絶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

所以深教之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絶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虧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急於玉帛鍾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没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愚謂榆柳青棗杏赤桑柘黄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正此謂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輔氏曰此亦述宰我之意也然天運固一周矣時物固皆變矣而吾心哀恒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又可因彼而廢此乎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

厚然宰我之失亦自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語錄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濶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也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語錄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看古人小祥縓緣者一入謂縓禮有四入之説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之凶藍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太凶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

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輔氏曰宰我二説皆是其所執而欲以短喪者然未嘗反其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故夫子但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問之此蓋欲其反諸心以求其不忍之實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輔氏曰宰我蔽執之深雖聞夫子之言而不察其所以言之意不反諸心以求

其不忍之實而遽以曰安為答則其不仁甚矣故夫子又言凡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故不食聞樂不樂故不聞居處不安故不處皆自然而然以發其本心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然後復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輔氏曰孝

者為仁之本於此而闕絕之使不行則人之道息矣且夫宰我之所謂安者使其不求諸心隨口而言則固已為不仁矣若其心誠以為安則其不仁又甚焉此所以見其出而深探其本以斥之言由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

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懐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輔氏曰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文集曰此非是啓博弈之端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

此救其失也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唯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犯上而為亂在下則肆欲陵上而為盜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是告之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輔氏曰詳味其言尚有自負其勇之意而始疑聖門之或不以勇為尚耳若子路後來進徳地位煞高必不復以此為問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毁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要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輔氏曰此正所謂不近不遠之間道理也夫小人女子雖有難

養之情在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有以銷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有以弭其多怨之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巳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輔氏曰聖人之言特限於四十則可知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胡氏曰皆圻內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語錄曰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

狂所以易中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

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輔氏曰愛之理此分言之仁也心之德此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也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蔡氏曰比干之死非沽名也箕子之生非懼禍也微子之去非要利以忘君也此可見其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比干以諫死猶庶幾感悟乎紂之心箕子佯狂為奴意其猶有規諫之意微子抱祭器而去蓋不忍坐視其宗祀之絶此可見不咈乎愛之理三子之去就死生其志不在乎一身而惟在乎愛君憂國此可見有以全其心之德

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愚謂三人之事雖不同而各得其本心則同故同謂之仁仁則本心之全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

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輔氏曰以前章例之而知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愚謂茍以利心觀則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特釋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或問

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葢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

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隱逸之人皆是也夫子於齊於魯非不欲仕也亦未甞必於仕也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三仁柳下惠則庶幾矣接輿以下則皆未免於偏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懃諄複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絶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接輿之於孔子既比以鳳又譏其衰既欲其已又懼其殆可謂知尊聖人矣然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則不知聖人無過之可悔無善之可遷是知尊聖人而未知聖人也其趨不同者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意有堅守之操

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葢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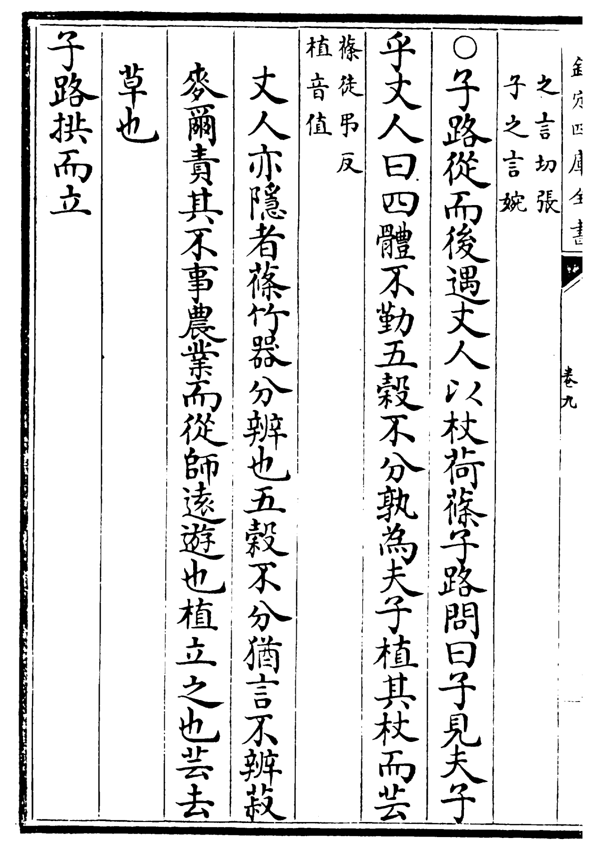
變易之【輔氏曰桀溺之意以為夫人有反之之意則夫子有易之之理今天下皆亂如水之流而不反則誰肯聽夫子之言行夫子之道而夫子亦安能有所變易其人也哉】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輔氏曰夫子嘗去魯適衛適楚以至微服而過宋以辟陽貨之難此又其辟人之實也故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至於桀溺之見則以為天下皆滔滔而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辟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辟世】耰覆種也【胡氏曰孟子曰播種而耰之既播布所種乃耰以覆之】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矣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愚謂程子




之言切張子之言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絶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則固可見矣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愚謂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此固子路學力之所致丈人因見其二子益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

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敘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

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或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

然亦未嘗懐私徇禄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語録曰問仕所以行君臣之義又云亦非忘義徇禄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緫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又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輔氏曰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

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禄如世俗之仕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輔氏

曰范氏言隱與仕者之弊詳且盡矣與鳥獸同羣隱者之弊也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語出莊子謂決絶其在我性命之情而不顧而唯在外之富貴是貪是欲者也世之人茍不知學則不陷乎此必溺乎彼夫然後知依乎中庸者為難也惟聖人之心渾是義理故既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而終不離於中庸之道也夫所謂依乎中庸之難者蓋非義精仁熟周旋中禮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言中倫謂所言有得乎義理之次第行中慮謂所行犂然有當於人心也即義理所在也所謂有意義合人心者其味深矣人心乃人之公心也諸說多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吴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輔氏曰適處勾吴以獨善其身此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以自示其不可用此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事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矣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輔氏曰孟子只言無不可而已不言

無可也然反而觀之則為無可矣知可仕而仕則是無不可也不可仕而不仕則是無可也要之七人者皆是有可有不可之人故其制行各異孔子則無可無不可唯其時與義而已○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

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輔氏曰避世離羣皆乾卦文言之辭然避世無悶固聖人事至於離羣二字則似乎未善今并言之者但取二字以足避世為句耳不取其義也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雖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

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或問何以知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内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揺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揺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輔氏曰自大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然未必夫子之言也輔氏

（曰以章首皆無子曰二字故知之）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威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輔氏曰張子以為記者及此必有所謂故推言如此）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或問施之為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

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説已訓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為得○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輔氏曰四者皆君國子民之事○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遺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輔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

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黄氏曰接輿沮溺丈人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禄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求欲為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禄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纂疏卷九

# 論語纂疏卷十

宋 趙順孫 撰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輔氏曰詳考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可見然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也子貢穎悟之質固次於顏子子夏篤實之質固次於曾

子矣而顔曾之學力又有非二子之所能及者葢顔子之穎悟知之固徹而行之又至曾子之篤實行之固至而知之又徹至於子貢之行子夏之知則皆未能有以充之而極其至也○胡氏曰以顔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語録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眞氏曰義

敬哀皆言思而致命獨不言思者蓋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或問其可已矣與首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黄氏曰四者立身之大節危人所畏也得人所欲也祭與喪人所忽也於此而各盡其道焉是人之所難能者而獨能之也其可已矣若曰大節既得為人之道可以無憾矣此與子夏竭力致身必謂之學之意同夫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快而不類乎聖人之言也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然或問之意則又與集註不同讀者兩存之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於焉

虔反亡讀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輔氏曰有所得謂德也守謂執也太狹謂不弘也德孤盖用坤卦文言之辭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弘以量言然量有氣量有德量此盖兼氣與德而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輔氏曰有聞謂道也篤謂專而厚也道廢則猶言終亦必亡而已矣也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語録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輔氏曰可者與之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寛狹則不廣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黄氏曰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

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輔氏曰必如是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實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或問小道為農圃之屬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黄氏曰聖人之道自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者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

近不為無益然求其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許行欲以並耕而治天下此孟子所以譏其相率而為偽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者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楊墨老佛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所謂正牆面而立跬步而不可行者也

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巳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黄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語録曰此四者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黄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蓋初本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其後易之者則專主於

心之所存而言也若以學志問思有益於事而為言乃是有所求而自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以此見集註愈改而愈精也或曰何以言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而近思則其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日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也○永嘉陳氏曰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則仁便存指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

離了心外便何處求仁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語録曰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如此○永嘉陳氏曰徹上徹下謂下學中天理便在此無兩箇塗轍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謏見將何以議其約哉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哉不惟如此又見四者之中已具力行之意若能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固在其中矣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已之事耳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語録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便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須是一步了又一步如升堦升第一級了便因第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又曰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葢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又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直理會得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慢火養却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

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鏖戰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能透徹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文集曰致者極其所至也

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黄氏曰居肆之與學二事若不相類然以下文成其事致其道以致訓極則成猶極也極猶成

也事之與道欲至於成非用力之專不可也居肆如務學則心不外用而其業日廣此事與道之所以成也不然則皆將半塗而廢矣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語録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也○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見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

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為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黄氏曰不能謹身而至於有過者過也不能改悔而文以為欺又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黄氏曰儼然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輔氏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蓋他人所以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者皆有意為之蓋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此喻甚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輔氏曰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之類故云猶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小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大德之所在也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之所在也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語録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黄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猶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可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

者之不可不察○輔氏曰道理無空闕處亦無間斷時無小大精粗一有空闕間斷便是這裏欠少了更無填補處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不然直至死而已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節出入可也之論則是未免有自恕之意此所以不及曾子歟○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者不致意焉則併其大者失之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埽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

所得之淺深不啻白黒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末知知之末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彊而語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語録曰問聖人事是甚麽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問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

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埽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語錄曰此章將謂無本末無小大後來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若不得程子說得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埽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又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

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埽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陳氏曰須是先從事其小者近者而後從事其遠者大者是謂循序漸進由末以達本工夫不偏靠在一邊　又

曰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或問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曰洒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葢如此無方舉洒埽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者以是說通之則其詞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甚言小之不可

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文集曰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豪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盡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語錄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當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全體也○問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

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黄氏曰以易考之其曰形而上者蓋對形而下者而言形非有象之可見特因下文形而下者而為文言器乃形而下而道則形而上也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夫事物之理而言也洒掃應對事物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事理亦有之矣故曰理無大小也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語録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

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黄氏曰其曰精義入神者葢言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之類是也程子引此以與洒掃應對對言葢以至粗之事對至精之義也至粗之事與至精之義固不同然至粗之事其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

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語録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又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黄氏曰然之為言猶曰如此也其如此者謂洒掃應對之節文也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黄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不過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

愚案程子第一條

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

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黄氏曰以集註所引程子四段細推之則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小大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至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小大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或曰集註又以程子第一條說本章文意最為詳盡者然乎曰此亦取其所釋傳與倦之義為詳盡耳然以先後二字考之則程子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註先後以義理之精粗而言則程子之說又不若集註之說為當也○愚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

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

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輔氏曰此又推極此章之義而言之也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要之學是終始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皆假設得失兩端而言之故不害子游直以為喪致乎哀而止則

其言便有過於高遠而簡忽禮文之意要之變固貴乎哀然禮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君子造次顛沛不違乎仁豈以哀戚之故而遂廢乎禮哉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愚謂不誠實則無眞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輔氏曰難與並為仁實具此兩意蓋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

密察之功既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内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内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葢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 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葢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文集曰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語録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

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或問民散之説曰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内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黄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

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葢如此○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廹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謂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入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輔氏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世儒乃以上兩句生說曰子貢服行恕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本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衍其說以為真得子貢之心者故朱子於此既述其正意而又明言或者之說而斥以為非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

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忽而無所據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

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絶謂以謗毀自絶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絶人之心彼謗毀者自絶於聖人耳多與衹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輔氏曰大則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可為若化非思勉之所可及力行之所可至故曰不可為唯其非人力之可為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語録曰問那處見得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胡氏曰植其生者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育之類斯立則民即得以遂其生矣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黃氏曰行謂惟命之從綏安也來歸附也黃氏曰綏謂撫安之來謂來歸已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語録曰問那處見得鼓舞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處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陳氏曰感乃上四者應乃下四者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愚謂神化謂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也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非人力之所能為而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輔氏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有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矣學者所宜熟玩而深思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或問歷數之說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奈何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允信也語録曰是真箇執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或問執中之為無過不及曰得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

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禄亦永絕矣戒之也輔氏曰天禄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如人臣然有職則有禄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君之職在是矣儻四海之人有困窮則是君失其職則天禄固當永絕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黒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語録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㸃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

請命而伐桀之詞也輔氏曰桀有罪已不敢赦者為天吏而行天討也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者不敢有一豪利天下之心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輔氏曰所以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者蓋以其身教之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誠是不關他事此蓋言其實理然耳後世以已私窺聖人者曰此聖人以道媚天下也聖人寧有是心哉侮聖人之言甚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切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葢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輔氏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所由歸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悦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楊

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輔氏曰記者以是終篇則其慮後世遠矣聖人之學始於格物而終於國治天下平本末具舉體用不遺其爲之有序其成之有驗固非如異端邪說之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自以爲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者之爲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sub>出去聲</sub>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陳氏曰暴與賊意相似何以分别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猶之猶言均之也語録曰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懐其恵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語録曰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若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若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愚謂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語録曰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纔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也○又曰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蓋緣只見得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輔氏曰程子知而信之之說甚善此孟子所謂知而弗去者是也若知而未信則知猶未至也知而信之則如人之知東西南北無一豪疑惑之心也命固天之所賦予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所謂命則指氣而言謂貧富貴賤窮通得喪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學者必知此命而信之始有箇地

盤可以進修見害亦不苟避見利亦不苟就故全得在我之義理然後可以為君子也不然隕穫於貧賤怵廹於利害伥伥然無容足之地其何以為君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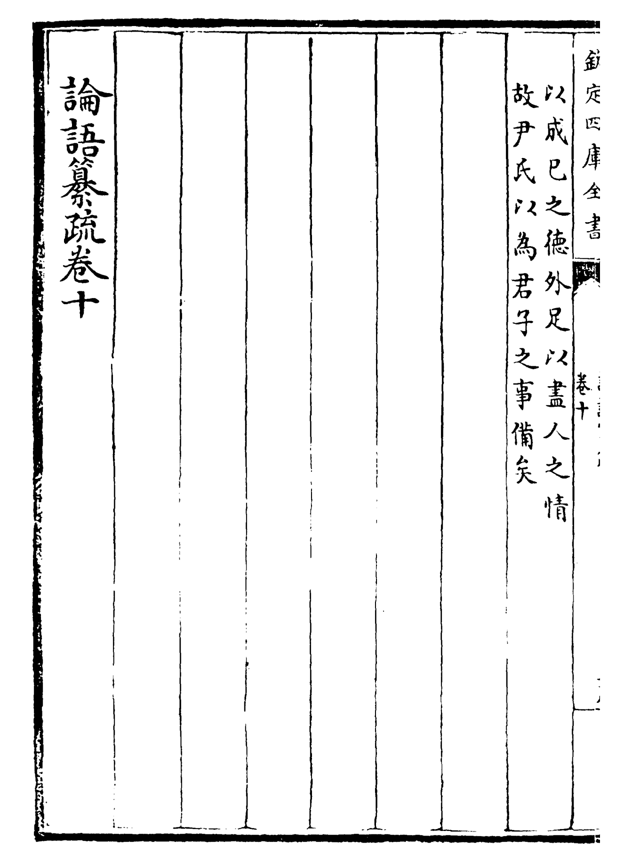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輔氏曰禮謂三千三百之禮文是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苟不知之則耳目真無所加手足真無所措一視一聽手持足履皆冥行妄作而已矣將何所據而能立乎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輔氏曰言者心之聲也故因言之得失則可以

知其人之邪正繫辭所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云者皆是也此其工夫密矣固非臆度意料者之所為必先格物窮理然後能之〇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已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能知己者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益乎己三言之簡而其意無窮列之論語之末其旨遠矣〇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能是三者則內足







以成巳之德外足以盡人之情

故尹氏以為君子之事備矣

論語纂疏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丁兆隆